

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卷五十四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五十

雜傳

鄭芝龍

芝虎

鴻逵

成功

經

鄭芝龍字飛黃南安之石井人也長軀偉貌個儻善權變少
隨大賈李習販日本習與同寢見巨人數十披甲持兵侍列
心異之撫為義子為娶日本長崎王族女為妻芝龍既習遊
海島因募壯士攻剽海中積貲無算日本於海濱地列市數

十以居華人每百年則發兵盡殺之名曰洗街時其酋方奉將軍令以兵來有與芝龍厚者預告之芝龍得乘夜約親黨載妻子脫歸愈招徠羣盜有船數十衆數千天啟崇禎間率兵內犯征漳泉鄉村之稅不聽則屠之都督俞某往剿敗歸時武備單弱長吏畏聞盜而芝龍亦不攻城邑不殺官吏且以賄求撫巡撫沈猶龍為請於朝授浯銅營遊擊俾徵巡海防芝龍因家東石第宅宏麗綿連數里朱欄錦帳金玉充牣嘗獻猶龍珊瑚二株高二尺餘貽以金盆攢珠龍蟠其上既就撫乃益縱其黨劫掠其間襲執之以報功黃緣兵部不十年累陞都督總兵官宏光立封為南安伯南都之亡也鴻逵遇唐王於浙因奉之以入閩芝龍率文武將吏迎之水口驛

擁立為帝改元隆武以芝龍為太師平國公弟鴻逵大將軍
定國公芝豹澄濟伯彩建國公永勝伯族戚部將封侯伯者
十餘人其挂印腰金侍御卿校盈列朝內內外大權盡歸芝
龍隆武左右皆其私人矣芝龍自以太師欲首文臣班左都
御史何楷爭之不得致仕歸芝龍使人中途截其耳隆武不
能詰也大學士黃道周與芝龍議不合自請出督師芝龍僅
給羸卒千人甫出關而潰道周被執芝龍本起羣盜無長計
遠略既擁大權徒自責倨欲生殺予奪出己手亦不思為朝
廷謀恢復裏中興隆武寢不能平乃議親征猝起幸延平將
入贛而大學士張肯堂居守肯堂請發兵率自海入長江規
取南京部署已定芝龍陰有異志奏阻其師

清大帥洪承疇芝龍鄉人也以書招之許以破閩為王芝龍遂送款盡撤守關將士而隆武不知也九月

王師長驅入福州遣騎至延平執帝后芝龍以封議未定還屯安海樓船尚五百艘使人私於貝勒自述撤關不守之功以邀封且以擁立唐王為疑貝勒貽之書曰吾所以重將軍者正以將軍能立王也人臣事君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及乎天命已去則幡然乘時以建不世功倘將軍前無所擁戴兵未至而先附我何所取重於將軍今兩粵未平藉將軍兵威以攝之已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將軍將軍即至面商事宜芝龍得書大喜十一月刻諸將議降安昌王恭操侍郎朱永祐安南侯楊耿平夷侯周鶴芝定洋將軍辛一根武康將軍顧

乃德等皆以為不可更迭進諫弟芝豹子成功尤痛哭極諫而芝龍意已決單騎見貝勒乞降貝勒與握手甚歡折箭為誓芝龍賂遺不可勝計忽一夕拔營挾之北去從行者五百人皆拘置別營不得相見兵至安海淫掠成功母亦不免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腹滌腸以殮發喪起兵移師駐南澳芝龍至京師授精奇呢哈番順治十八年以子成功入犯芝龍交通為家人尹大器所首十月磔於市並其子世恩家口俱殲云

芝龍同母弟芝虎有勇力善鬪與芝龍剽掠海上時南安有苟慙惠安有劉香皆稱巨魁苟慙先亡劉恃眾不肯就撫之朝廷命芝龍討之戰於定海所一日芝龍兵且敗芝虎望見

香坐大舟指揮兵衆潛以小舟直入其陣躍登大舟欲擒之
衆倉猝不敢阻香乃親接戰棄刃徒搏相持墮海皆死芝龍
兵殊之遂並其衆人謂芝龍之強由芝虎所助云

鄭鴻逵字羽公芝龍異母弟也涉獵書傳無材能芝龍就撫
鴻逵中庚辰武進士累官登州副總兵甲申宏光立朝議以
舟師守江九月加鴻逵總兵官挂鎮海將軍印扼守江口鄭
彩副之鴻逵乃自海道入江駐鎮江乙酉四月封為靖魯伯
是時

大兵已破揚州別由老鵲河渡江鴻逵不能禦引師南下會
唐王至杭遂擁至入閩閩六月與諸臣立為帝封定魯侯賜
鐵券又晉封定國公帝本鴻逵所擁戴然畏其兄以大權盡

歸芝龍芝龍之恣肆亦不能有所匡正也上初即位即議親征鴻逵上疏謂宜籌兵食商守戰先固內而後攘外上令廷臣集議鴻逵曰王師一出宜圖萬全今兵少餉絀諸君何輕言出師也何楷曰宋岳武穆不嘗以五百騎破兀朮十萬師乎宜在多哉鴻逵曰兀朮南侵勤王兵何止數十萬將則宗澤韓世忠劉琦等皆元老宿將拒險守要而後武穆得以五百騎出奇取勝非宋祇倚此五百人也黃道周曰當今四海引領王師所至必箠食壺漿以迎何患無餉鴻逵曰史言壺漿屬路以王師不擾民情傾向耳若藉為臨敵之餉豈不殆哉及次日乃請獨對便殿既見上頓首流涕曰臣負陛下上曰朕恨不旦暮謁孝陵卿何出此言鴻逵曰皇上臨御以來

未滿二旬召募選練百無未一備軍檄告匱何以圖敵上曰卿所難在餉朕所難在無實心報國之人卿能為朕何患無餉鴻遠曰賦出於民今彈丸之地負山阻海耕稼既解匪煩賜予日有增加兵精竭矣通計八閩水陸官兵不能滿萬留護宸宮居防禦郡邑無可徵調臣嚮統江上之師仰食縣官自入閩來沿道散遣在麾下者不過三千人而臣家已傾矣諸臣第欲責餉於臣兄弟臣身既許國何愛於家第一困三千于家則富未足當周瑜數餐之飽兵費浩大恐非臣一家所能任也上曰朕已詔蜀廣饋運矣鴻遠曰此所謂江西之水牧涸轍之魚也上不樂而罷及八月黃道周奉命出關鴻遠不得已疏請師期王乃以鴻遠為御營左先鋒出浙

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壇西郊擇日行推轂禮初時天氣晴明及受鉞大風雨壇上燭滅鴻逵出城馬蹶仆地還而上疏曰昨者陳師鞠旅親授節鉞誠英髦盡節爪牙畢命之秋私謂神人允諧百靈効順乃不測風雲變生俄頃裡燎之設蕩乎無遺柱礎之堅欲壞者屢雖臣等見危思奮赴難如歸亦願皇上遇災慮變省躬若陞上報曰昨者風雨清塵洗兵耳卿又何疑乃遣兵科嚴通主事諸葛倬督之啟行其冬上幸建寧鴻逵駐兵關外不肯前上璽書切責曰平定二侯當為子孫計朕奉祖宗三尺法斷不敢以假人時大兵已破徽州鴻逵乃遣都督施福出開化林順出仙霞黃光輝出馬金嶺郭芝英出連嶺鄭亨出白濟鄭貞出二渡程

應璫出仰山然所部不過千餘人或數百人耳及明年正月朔

大清以偏師綴白濟連嶺而

大兵攻馬金嶺黃光輝等敗回鴻達還拒仙霞關檄諸路回軍上聞大怒遣官封劄即軍中新黃光輝鴻達惶恐上疏謝械光輝至行在上乃赦之而鄭彩之出建昌也不與閩羅總合及撫州吉安相繼陷兵遂潰彩奔入關上聞之降彩恩宥伯命成功巡視諸關授為招討大將軍敕自召募扈駕西行鴻達上疏切諫又馳赴行在面奏曰今王威不越於畿甸寇氣已逼於衽席乘輿遠播將欲何之且閩封之外城邑蕭條就令敵騎未至輿馬之芻豢已乏若使兇逆突加猘偷之凌

犯孰禦折衝何人轉輸誰任萬一至贛而贛已非回閩而閩亦異進退趙趙為慮實深上嘿然因與成功指畫關門險要兵衛參署督師督餉之策而上決計出關鴻逵乃返軍及六月浙東陷魯王航海江上師悉潰行在大震有傳

大兵長驅至者鴻逵徒跣疾行三日抵浦城偵者至則兵譟也事聞奪其爵時芝龍握重兵陰思納款鴻逵心非之而力不能救憤恨欲為僧還居安海福州破芝龍欲降鴻逵流涕諫曰豈有一門封拜受恩至重而反顏事讎者且自古降人必置京師保全有幾而望裂土受封耶芝龍不聽卒北去及成功起兵乃與之共事然軍事皆決於成功鴻逵受成而已其明年與成功合兵破泉州敗提督張國祚之師明年

大兵來攻鴻逵航海入潮克揭陽而拒之與潮州守將郝尚文不能治兵相攻十二月

大兵下廣州鴻逵棄揭陽歸敗馬得功入島之師無窮追縱之逸成功歸愆甚勿與相見鴻逵亦悔還泊白沙築寨居焉其茂

大兵議撫海島成功海澄公鴻逵奉化伯皆不奉詔至丁酉三月卒於金門

鄭成功原名森字大木芝龍長子所娶夷女生於日本者也生時海上萬火齊明七歲始歸中國十五補安南博士弟子員為人英毅有大志丰儀峻整瞻視非常有金陵衛士見之驚曰君骨相中封侯格非一科第者鴻逵擁立唐王為帝芝

龍引森進見帝奇其狀貌撫其背曰恨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毋相忘也因賜姓名曰朱成功授為總統使招討大將軍儀同駙馬協理宗人府事時年二十二自是中外皆稱國姓芝龍既握重權兵民之事皆其關決而以擁立非己意與朝臣相牴牾帝每事裁抑寢以跋扈諷之出關不聽成功惟慷慨懷忠義心薄其父所為常侍便殿見帝鬱鬱不樂進曰皇上得無以臣父不盡忠耶帝嘿然成功頓首曰臣以死衛陛下也帝大喜進封忠孝伯及帝幸延平成功扈從芝龍將納款陰召之歸答曰父教子忠未聞教子貳也福州破芝龍納降成功與其叔芝豹慟哭諫不聽乃走金門江糾諸將之同者志結水寨上書其父曰我家本起草莽散法聚眾朝

廷不加誅更賜爵命至於今上寵榮疊承闔門封拜以兒之不肖賜國姓掌玉璽界劍印視若肺腑即摩挲粉骨豈足上報哉今既不能匡君於難致宗社墮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顏他事乎大人不顧大義不念宗祠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趙武伍員之事古人每圖其大者惟大人努力自愛無以成功為念父得書歎曰此兒不來海上之禍未艾也於是移家廈門使其叔芝鵬守之募兵南澳有衆三百人是時閩地盡失而海上素讐鄭氏威名成功建牙舊將稍稍集在閩諸大臣曾櫻張肯堂朱永祐陳軾林塗等皆往依之丁亥春移泊鼓浪嶼與與廈門相望廈門中左所也浯州金門所也皆隸同安環海稱兩島者也時兩島為建國公鄭彩定遠侯鄭聯所拒

而魯王別將平夷侯周鶴芝、閩安侯周瑞定、西侯張名振總兵阮美守舟山，沙星建國部將陳豹守南澳，成功使張進守銅山，所鄭香守石尾，相為犄角。彩奉魯王而成功，自以閩臣聞永曆帝立於粵，遂遙奉其正朔。其文移稱總統使，招討大將軍。罪臣成功之始治兵也，有左右先鋒親丁鎮左右，鎮樓船鎮以其父舊將分莅之。其後兵盛，乃設中權後勁正兵遊兵殿兵鐵騎驍騎神器諸鎮，其援勦護衛衝鋒水師戎旗各鎮皆有前後左右武營武鎮，有水火金木土仁義禮智信諸號，左右武衛左右虎衛皆親軍也。提督總督總制皆大將也。視諸將功罪而黜陟焉。八月進攻海澄，不克，乃會建國攻泉州敗。

清提督趙國祚之師追奔至城下殺潮石守將鮑應龍國祚嬰城拒守閏月漳兵來援解圍去戊子三月攻同安守將廉彪知縣張効齡遁遂取之時海上蜂起之將皆來附而不習戰聞

大兵將至悉驚竄乃留軍守同安而歸鴻遠亦航海入潮其秋

大兵圍同安不能救全州覆遂屠其城是歲大饑告糴於粵已丑李成棟附於粵永_厘詔至海上使其舟師取南都成功遣黃志高報命詔授兵部主事監成功軍其後成功入長江水詔旨也十月

清漳浦守將王起偉來降引兵入其城遂進攻詔安不克漳

浦旋亦不守鴻遠之入潮也克揭陽而拒之粵將新泰伯却
尚文才守潮州與鴻遠不相能治兵相攻成功乃督兵入潮
緣道誅剽土寇起下惠來縣潮人黃如海說成功取潮陽庚
寅正月師遂至縣令常翼鳳迎降命鎮將洪旭守之征其稅
焉四月至揭陽敗郝尚文五月援師

清詔安將萬體來降引兵攻揭石衛為蘇利所敗六月攻潮
州不克成功召軍吏計曰粵地遠吾得之不能守而兩島吾
土也尚為建國兄弟所拒其將章雲飛暴虐我當治之乃嚴
部署自揭陽揚帆八月十五夜抵廈門鄭聯方醉卧萬石巖
巖距城東數里洞巖幽奇聯別墅在焉報至不得通詰朝酒
醒來謁見成功握其手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倉猝知不

敵唯唯而已成功麾軍進衆不能動未幾置酒召聯伏甲殺之滅其屍遂並其軍將佐來附者仍其官軍遂以安成功之將至也而鄭彩知之議全軍出避聯不能從又不設備故及於難彩率所部航海不敢歸其後成功以書招之歸死於家云蘇利陷惠安縣十一月成功至潮陽時慶州被圍詔成功入援乃議鴻逵回守廈門而成功南下十二月

大兵下廣州杜永和奔瓊州辛卯正月成功至南澳二月次白沙湖颶風大作不得進三月攻惠州下之鴻逵棄揭陽將歸未至

清提督馬得功集兵攻廈門鄭芝鵬不能禦乘舟遁守高崎水師鎮阮引不戰而逃

大兵遂入島成功夫人董抱木主得民舟以脫前大學士曾櫻死焉甫數日而鴻遠兵至斷海道圍之得功欲還不得清巡撫張學聖遣人至安平剖平國太夫人鴻遠不得已縱之逃成功聞報遽返師至則大悔恨以失地律誅芝鵬及阮引芝鵬成功叔也諸將股栗鴻遠亦悔退泊白沙築寨居焉左先鋒施琅之在南澳也不欲勤王成功令隨鴻遠歸及厦門之戰功最成功賜之金未還其兵也琅怨祝髮為僧成功執之殺守者而逸降於

大清清使守同安成功殺其父及弟顯五月率師入安溪敗漳鎮王邦俊之兵九月入漳浦邦俊平援復大破之十一月與

清提督馬名高戰於小盈嶺名高大敗僅以身免十二月漳浦守將陳堯策以城降遂下詔安平和二縣是歲舟山陷魯王航海張名振周鶴芝阮進等皆來歸授水師鎮壬辰五月取海澄守將楊世德陳堯策郝文興等皆降二月取長泰敗清將王進三月

清總督陳錦率援師至又大破之四月遂圍漳州下漳屬邑五月

大清將馬進寶

一作進

來援擊却之築鎮門激水灌城不克及

十月

大清固山金礪率滿漢軍至戰於古縣風盛所發礮箭皆反擊諸營潰散亡大將六人圍始解然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

而死者百餘萬而成功亦久頓堅城師老糧匱退守海澄癸巳三月回廈門遣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陳輝入長江四月大兵復攻海澄五月成功往禦之立堆堞間親受矢石左右皆死傷而成功諸將飲酒敵樓指揮自如一夕聞空礮發成功曰是將乘城矣勒兵待俄而外兵大呼乘城兵士舉斧砍之先登者皆死乃還提督甘輝復邀擊之河固山大敗夜遁成功遣其監督池士紳以蠟丸奏捷行在水厓使兵部主事萬年英封成功延平王成功拜表辭讓而請以破敵功封諸將於是封甘輝宗明伯黃廷永安伯萬禮建安伯郝文興祥符伯王奇秀慶都伯築海澄城積軍實馬張名振陳輝之入長江也焚糧艘奪戰艦舟至金山望祭孝陵金陵

聞之震動時成功縱橫海上浙閩兩廣沿海郡縣多被兵官吏疲於奔命所至徵餉深山窮谷率不得免而

本朝方用師粵中乃議使使撫之甲午五月使其父芝龍發書同

朝使賁執爵成功海澄公鴻逵奉化伯芝豹左都督使至成功宴之安平鎮辭以未有分地使復命乃議以福興漳泉四府指餉置兵九月

朝命學士葉成格理事官阿山同其二弟渡舍蔭舍以報至泉州二弟先至成功使往約先受詔而後雜髮二使疑之成功與鴻逵遂不奉詔惟芝豹奉芝龍妻顏氏入京

朝以撫事不成芝龍入高牆芝豹戍圖古塔十月遣輔明侯

林察閩安侯周瑞督水師戎旗鎮王奇秀左先鋒蘇茂統陸
師南下勤王奉表至行在十二月襲漳州守將劉國軒開門
納之知府慶星煒知縣周璵李奇生范進等皆降漳之屬邑
悉附乘勝下泉州諸縣乙未正月林勝克仙遊縣二月設六
官先是隆武之以總統命成功也許立武職至一品文職至
六品至是地大兵衆乃設六官分理庶事以潘庚鍾一作王
昌為吏官兼攝戶官事鄭擎柱一作陳寶為禮官張光
啟世為兵官程璠浙為刑官馮澄世丙戌為工官設協理官
一員左右都事各二員以常壽圖為察言司掌六察印設儲
賢館以所試諸生及薦舉充之設育賢館以死事孤兒及公
侯伯子弟充之改中左所為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奉監國

魯王居金門凡宗室皆厚贍賓禮紳士王忠孝沈佺期郭貞一盧若騰辜朝薦徐孚遠等軍國大事諮而後行於是島上衣冠濟濟矣五月南征林察等班師以應援不及也成功怒降責有差以洪旭總督水師陳六御總制陸師北上張名振陳輝之師往會焉六月間

朝命世子王帥師鎮閩召福興泉之兵回漳屬縣城悉墮之七月以甘輝為正都督王奇秀副之率二十餘鎮與洪旭諸軍並進因取糧溫台二府招降台州將馬信圖波將張鴻德九月遂攻舟山副將巴臣興降命陳六御守之召諸軍回丙申正月平南王尚可喜來復揭陽左先鋒蘇茂出師戰而敗亡二鎮將成功召茂殺之四月

大清貝子自泉州出師攻兩島成功遣陳澤林順舟師禦之
大兵分攻白沙暴風起不克不還成功乃留輜重海澄遣前
衝鎮黃梧守之六月大集舟師將以北掠未及發而梧以海
澄降

清清賜爵海澄公遂發鄭氏祖墳誅其親黨成功遣甘輝進
攻不勝入土城取蓄積而歸別將破閩安鎮逼福州不克掠
溫台等郡八月

大清復取舟山陳六御阮進死之夷城郭遷其居民六御陳子也
九月築城於閩安鎮及羅星塔守焉十月禮官陳寶銓自泉
州降

清十二月率師進連江羅源圖德諸縣

清將阿格商率兵來援追至護國嶺甘輝與戰於嶺下斬阿格商獲其全軍丁酉三月定國公鴻達卒於金門成功自以海上年年用兵無功乃與魯王兵部侍郎張煌言謀大舉取南京七月令忠振伯洪旭守思明州自率諸鎮北發入浙海台州天台黃巖臨海諸郡縣皆迎降而

清閩督亦遣將破閩安鎮羅星塔乃回軍戊戌三月治兵廈門選勇士力勝五百勛者入親軍皆鐵冑鐵衣持大刀佩弓矢時謂之鐵人因立鐵騎鎮焉五月進師水陸甲士五萬號十萬戈船千餘六月陷平陽瑞安諸縣七月舟抵羊山暴風覆舟五十餘沒八十餘人幼子從軍者皆溺羊山者山島羣羊乳其上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又傳其下有瞿龍聞

金鼓則驚起軍士李順言之成功不信鳴金烹羊烹未熟而禍作還泊舟山治戰艦令諸鎮分地休兵是歲

大清入雲南永曆帝避於緬甸己亥四月復大舉北上六月入長江破瓜州時

清操江提督朱衣佐率遊擊左雲龍出城拒守左衝鎮周全斌揮兵涉水衝之守兵驚潰諸軍乘勝攻城遂入之殺左雲龍生擒朱衣佐翌日戰於銀山

大清復大敗江上屯守者皆潰遂下鎮江分兵守之進圍江甯謁孝陵成功之議攻金陵者也中提督甘輝進曰敵破膽矣我卷甲而趨乘其無備江甯一鼓可下矣否則分攻其外州縣以絕援兵城孤則難守若從水守風彼援兵集守其備

坐頓堅城非計也不從秋七月師次觀音門令諸軍分屯城外甘輝復進曰師老矣請速攻城又不許踰十日

清副將梁化鳳偵前軍無備夜開神策門突出兵毀墻通道全軍沒甘輝請即收軍堅壁成功欲再戰布陣於觀音山之上下

大兵從山後馳擊之諸軍遠不能相援遂大敗成功墮水左右救之得逸去甘輝被執不屈見殺諸驍將殲焉成功收餘衆登川委輜重棄所守城郭趨長江是役也江浙大震而張煌言分兵巡上江所至望風附下四郡三十餘州縣皆設官置吏江西九江有舉義旗遙應者

大清松江提督馬進寶謀率兵來援會以成功驟勝而驕以

為指日可下不設備軍中奏樂士卒盡醉故敗八月攻崇明
不克九月回思明州立祠祀陣亡諸將焉其明年庚子正月
大清乃遣達素為將軍入閩討之一軍出漳州一軍出同安
又會廣東許龍蘇利升師軍容甚盛進攻廈門成功遣右虎
衛陳鵬守高崎遏同安鄭泰出浯與禦廣東諸將分守各與
寨自率中軍次海門以禦大師五月初十日漳船乘風順流
下成功按兵不動須臾畢至盡銳擊之閩安侯周瑞五府督
陳堯策戰死陳輝舉火燒漳船而成功引巨艦衝之鄭泰出
自浯與來夾攻

大兵不諳水戰大敗浮屍徧海同安兵趨高崎陳鵬約降兵
涉水爭前鵬部將陳璘不與謀揮其下死戰

大兵欲還皆披重鎧陷泥淖中赴海死者十七八粵軍聞敗未至而旋成功按誅陳鵬以陳蟒代辛丑正月成功議取臺灣臺灣者荷蘭屬邑也其地在東南海中延亘數千里其土番雜處芝龍常耕屯其中嗣芝龍去紅夷入拒之蔡二城曰赤嵌曰王城與中國日本廣南互市成功兵既甚夷恐襲之遣其酋長貢方物通事何斌因說成功曰臺灣沃野四通外因橫絕大海足與中國抗衡誠得而有之進可戰還可守且進地圖陳其可取狀曰金厦臺灣門戶也公既有之矣金門外二百里為澎湖有山可泊舟公能奪澎湖一夕可抵臺灣成功大喜欲從之令貢使觀兵依山布陣十餘里甲兵數萬周全斌統騎士七千至皆依依金龍甲戈矛耀日軍威甚盛

夷使震懾至是議進兵諸將以為難成功不聽卒起師三月至澎湖前望鹿耳門水灣難入醞而禱神曰天苟祐明願大水助我俄而水驟漲其舟畢渡舉礮攻其城而紅夷出不意驚潰克赤嵌進圍王城及冬紅夷長揆一食盡出降送之歸國土番亦奉約束盡收其地是秋銅山守將郭儀蔡祿率衆降

清忠臣伯張進自焚死

大清遂下遷海之令自遼至廣沿海居民移入內地設兵駐防成功間之歎曰吾不東征得此土無所用武之地矣夫海濱輻輳上下數千里盡委而棄之而曰斥地委邊豈得計哉吾養鋒蓄銳徐以俟之耳自是立室宇廣城郭設七十二鎮

以守之是歲緬人獻永[厓]帝明亡成功准天復故事仍稱永
[厓]十五年間同安侯誅於京師中夜悲泣居常鬱悵壬寅春
改臺灣為東都王城為安平鎮赤嵌為承天府以鄭首英為
府尹立天興萬年二縣成功晚歲果於誅戮臺灣初闢水土
不服而成功命諸將移家居焉皆遷延不行二月有諧忠勇
侯陳豹懷異志遣周全域旅游之豹鎮南澳十餘年數與許龍
蘇利戰粵人畏之如虎全域旅游至豹遂入廣州降封慕化伯成
功之入臺灣也留其子經守廈門淫於乳媼生子成功知之
大怒使使封刀令鄭泰殺其母子泰不忍而諸將畏罪思推
鄭泰為主以拒命執周全域旅游成功已疾亟先是成功受永
[厓]延平王之封而不稱至是服王服朝其諸將曰吾欲成大

事乃不能治家違問天下言訖而絕年三十九五月初八日也諸將以鄭襲護喪事遣人報思明六月鄭經嗣位稱嗣封世子成功用法嚴將士有功陞賞不踰時於失律也雖親將必誅故將帥用命士卒奮勇其在海上餉無常給分地掠取而已所得州縣征餉尤酷故旋得旋失其親信之將若洪旭林習山張進陳輝陳豹林察皆芝龍舊部也洪政楊才柯宸樞甘輝王奇秀周全斌黃廷黃山陳翹張英楊祖林勝黃大振皆驍勇善鬪所向克捷而陳堯策郝文興黃廷中萬禮王起俸劉國軒皆拔之降將中為之盡力於死事之將優恤尤厚甫聞東土方欲基不拔之業而享年不永卒隕其緒悲夫經字玄之既嗣位釋周全斌以為五軍將陳永華為諮議參

軍馮錫範為侍御十月率師至臺灣鄭襲與其姻黃昭蕭拱宸謀拒世子十一月朔黃昭會諸將攻世子營昭先至破營而入世子軍潰值大霧諸將踰期全球率左右力禦之斬昭以徇霧忽霽其眾驚擾倒戈以降經歸取蕭拱宸殺之餘釋不問待襲如初後襲亦歸命授世職焉癸卯正月經至廈門得鄭泰與黃昭往來狀初成功堯靖南王李總督遣人至鄭氏招撫泰請於經欲內附經曰吾將東諸軍善圖之泰使楊來嘉入京受命議照朝鮮例朝議不許來嘉歸報經愈疑泰懷二心泰不自安治兵金門經將襲之泰率所部航海其夏經遣蔡鳴雷慰留之且曰伯父前者不忍殺余余不忘大德浮言不足信今以伯父總制兩島余馬首欲東泰信之受其

印入謁經置酒伏甲執之數其罪比於溫敦越日自縊死泰弟鳴駿與子纘緒率船二百兵八千至泉州降封鳴駿遵義侯纘緒慕恩伯於是忠靖伯陳輝武衛楊富虎衛何義等相繼降

清將合謀會紅毛攻兩島焉十月李總督出同安提督馬得功出泉州黃梧施琅出海澄諸歸附者分隸焉經選死士二十艘會周全斌禦之泉州師先敗焉得功投水死而海澄同安之師齊入島經不能禦退守銅山遂棄兩島

大兵襲其城遷其民其地遂墟經之族屬將士流離死亡咸來歸於是衆心始渙鎮營多懷異志矣甲辰正月軍乏糧周全斌欲襲洪旭軍不克入漳降黃廷繼之封全斌承恩伯廷

慕義伯三月經回臺灣惟洪旭陳永華陳經武洪錫范等翼
之東行兩島既失諸將皆來新地改東都曰東[寶]天興萬
年二縣為州置鳳山諸羅二縣課耕稼通魚鹽徵租賦稅丁
庸興學校招商旅安撫土番向之憚行者今喜為樂土己酉
洪旭卒以陳永華理庶務劉國軒督鎮兵是歲

朝命大臣明珠蔡毓榮至泉州遣興化知府慕天顏入臺灣
招撫經遣柯平葉亨入

朝議之會執政者更易格不行自是數年海上軍士得少休
焉及甲寅春靖南王反遣使約經出師使歸言臺灣船不滿
百兵不滿萬靖南意輕之經使柯平至福州靖南分地自戰
可由是兵端遂起馮錫范劉國軒先率舟師至廈門五月

經留永華守臺灣自率諸將守思至明州使人請於靖南給地置軍以舟濟師耿王不答並禁其市易耿鄭交惡是時海澄公黃梧及總兵劉炎趙得勝劉進忠皆降耿黃梧死子芳度襲爵及耿王調諸將出關皆遷延不聽調相繼圯於經遂拒漳泉潮三郡以洪磊為吏官楊英為戶部鄭斌為禮官柯平為刑官楊賢為工官兵官缺置六科都事都吏察言司承宣司賓客等司陳永華為總制留守薛進忠劉國軒何祐許輝施福皆將親軍諸鎮將聽節制焉其贊畫機務皆繩武馮錫范主之繩武永華子也錫范澄世子也而兵既盛轉運不給乃以鄭省英為宣慰司督紳士富民之財以充之百姓計丁口月稅銀五分算及舟車鹽場閭閻騷然故終至於敗乙

邠劉國軒率師至潮州規取屬縣未下者何祐大敗尚之信之師於鰲母山六月經圍漳州黃芳度之降也知不為經所容經召之入見不受命遂拒漳州經攻之十月其將吳淑出降芳度投井死出而瘞其屍剖梧棺盡殺其將弁之家丙辰劉國軒取惠州五月取汀州遂下興化邵武諸府耿勢日蹙大兵遂平耿而經畫江拒守丁巳

大兵征之五府皆平還守思明戊午夏復圍泉州

清招武將軍楊捷巡撫吳興祚率兵至解圍去己未

朝議復還海濱海數千里無復人烟掠無所得愈加徵於民停官吏俸令諸將自繕其兵將士愈離心矣庚申

清以姚啟聖總督閩浙啟聖有材略先撫閩時已數散金入

鄭營以其臣為間降者以官品給銀由是降者日衆五軍施福性巧佞經寵任之日侍左右啟聖遺金二萬令執經以獻事泄經殺施福回臺灣乃遣興祚以騎兵巡海禁海艘不得泊岸提督萬正色以舟師自萬安鎮進啟聖親搗廈門守將悉潰遂失兩島五月庚子大雨雹生子獸身人面四耳三目前二蹄向上七月陳永華卒先是永華晝坐見一人自稱行災使者衣冠甚偉欲借其署以居約三月去永華張樂讌之酬答甚久旁侍者不見也乃封閉其署至是病死十一月太白見西方長數丈辛酉正月經卒於承天府諸將議立嗣董太妃以克壘乳姬子收殺之令克壘嗣位年十二克壘錫范壻也故得立錫范遂專政六月董太妃薨其冬

朝命施琅以靖海將軍督水師萬正色督陸師壬戌正月琅至閩議出師戰敗

大兵次澎湖越月入臺灣克塽率諸將降明宗十八家皆附
圖靜王朱術桂獨不從舉家三十口自焚死施將軍至戡兵
安民優恤降圉不戮一人市不易肆百姓大悅祭於成功之
墓為文哭之克塽至京封漢軍公錫范國軒皆為伯官其下
十餘人皆給莊田俸祿入旂置臺灣府縣如瓊州例遂入版
圖云

逸史曰是哉忠義之足以邀天命固人心而延世祚也芝龍
崛起海盜適會世亂唐藩擁立滿門封拜拖金紵紫者盈列
朝內亦可謂不世之遭矣使於斯時輔翊孱王保境安民南

連江楚東邀吳越收山海之利以自雄明之諸臣皆書生偷
安必不與之攘大權明祚得延而鄭氏儼然如閩王矣豈不
家國兩榮哉不此之務而包藏禍心開闢延敵以冀未然之
請哀哉穿窬之志也其為菹醢不亦宜乎成功果毅忠諒感
隆武一言之知竇違父志不肯負國樹牙窮島招致遺民跡
其十餘間年喋血海疆鯨波為赤未始不為

聖世之蠹然而人猶諒之者以惓惓故國之思雖名號已絕
奉朔勿替父老望之儼然十川三島以為此中大人焉因
之擅兩島開臺灣豈非天錫忠貞令以一隅係天下之望哉
惜乎天不假年貴志以歿子孫驕淫遂感其祚傷已當其駕
風帆統戈船乘潮直上破瓜州逼采石謁孝陵傳檄吳楚天

下震動事雖不成故老猶艷而稱之然則忠義之事亦何負於人哉

南疆逸史卷五十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五十五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五十一

逆臣

金聲桓

金聲桓左良玉部將也以遼陽衛世職累陞淮徐總兵官隸左後隊宏光元年闖賊棄陝西東下左帥懼欲避寇而無名時朝廷皆亂馬阮用事猜忌諸鎮而傳聞太子北來且下獄欲殺之都人洶洶諸鎮皆憤上疏爭之左營胡以圖因獻計令良玉偽受太子手詔為壇而盟慟哭誓師部署三十六總兵而東以揀太子為名至九江即劫江督袁繼咸以江西屬

金聲桓會良玉死軍亂其子夢庚至蕪湖宏光帝已被執以其軍迎降豫王令率諸將入

朝獨聲桓不願北自請取江西以獻王許之乃與副將王體忠合兵還屯九江宣言

清馬步二十餘萬旦夕至降者免屠巡撫曠昭解印逃諸郡縣望風奔竄聲桓至南昌諸生十餘人迎之入城與體忠分城而居金營於東王營於西署置官吏誅錮侵剝諸豪強富家體忠士馬強不誅掠聲桓忌之會難髮命至三日有未應者聲桓詭曰此王兵為梗也明日請體忠計事至則刺殺之王兵大擾攻金燒得勝門又燒章江門格關三日殺傷略相當王營私計潰散無主勢不能獨立聲桓知其情且戰且招

降之以其軍中旗牌官王得仁統其衆自是江西盡屬金兵矣聲桓自以不煩一卒傳檄而定定三府七十二州縣數千里地拱手以授

新朝功最高意且望封侯及上功而詔以聲桓為提督得仁為參將視舊官更貶兩人意大失望聲桓乃恣為荒暴大治帥府役夫萬人窮極壯麗明士紳家資中百金以上輒誣以反論殺之沒入財產江西人莫必其命先是隆武立以楊廷麟為相督師江西萬元吉為兵部尚書鎮贛州隆武既敗十月贛州破兩督師皆死諸嘗官閩脫歸者畏聲桓不敢出聲桓為人陰鷙不泄方南顧明微北甚

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而自立而北來有司愈摧挫此兩人

得仁本起羣盜惟躁忤不堪折辱則招致方士起宮觀立壇招致物怪役使丁甲以自發舒畜歌兒數十人私居服明衣冠張樂後堂令伶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此金王兩家怨聲稍稍聞自贛州之未破也萬元吉嘗遣間使說聲桓反正聲桓夜召與語致殷勤而諸歸客聞之知可以口舌動也各緣所知私覲兩人微言隆武未死楊萬尚在公誠能以江西歸者封萬戶侯聲桓信之後巡撫章于天至遇諸將愈倨日從索珍寶奇貨及旅見又獨與文吏割炙飲酒坐聲桓得仁堂下酒半顧而嘻笑曰汝欲反耶兩人失色媿其從騎七月得仁如建昌將發于天遣吏追其餉銀三十萬得仁大怒搥案呼曰我王流賊也大明皇帝為我逼死豈畏汝耶聲如

虎吼目睛盡出乃杖吏三十曰此三十萬餉也聲桓聞之謂其客曰王家兒急矣客有黎士廬者自薦於聲桓曰獨我知隆武所在聲桓資以往居其間黎生夜袖鎮江侯惟新伯兩印以入及王剛印一刻精忠報國四字曰此隆武所賜也聲桓喜甚佩之八月得仁歸自建昌聲桓畀以隆武印得仁曰可矣聲桓曰吾聞烏金王新敗於何騰蛟已使人往覘至而議之及還乃言烏金不過小失利今且大破明兵於寶慶由是二人狐疑相伏已而巡按董來學亦覺金王謀反有端揚言欲上聞而索得仁歌兒海物得仁滋怒日夜閉諸匠為旗幟鞍甲煉火器戊子正月既望章于天如瑞州或告得仁巡撫且伏兵於瑞待詔至而擒公得仁乃於廿二日勒部全營

謁聲桓厲聲曰今日舉事亦死不舉事亦死等死且為公侯
乎遂反城門不啟殺董平學捕逐諸官吏令兵民盡依明服
式遣人擒章于天於江中迎宏光大學士姜曰廣與共事稱
隆武四年聲桓自為豫國公得仁為建武侯建置都督巡撫
司道府縣等官職以兩家私親屬吏宋奎光黃人龍劉一鵬
黃天雷吳尊周陳芳等為之而諸客首言明事者並不及惟
陳天樂黎士廬林亮得部曹而已諸客既失望乃各自稱故
銜出所藏隆武劉付綱羅山澤之士以自樹黨天雷有妹殊
色得仁嬖之故厚遇天雷天雷節折下士士多歸之建武之
門幾傾豫國客聲桓弗善也而得仁大怒諸客鬻官聚眾恐
其撓權乃定計逐客當此時金門下乃有一侯一伯一巡撫

兩御史三侍郎二十餘都督而諸自稱隆武郎中員外監紀者自陳天生以下皆桎梏捽踉蹌出國門云已知隆武實死桂王立於廣東改元永曆乃詐為隆武禪詔更署永曆二年又謀求益王子以監國縉紳有識者見其舉事譁張皆相告勿出東道義師侍郎揭重熙詹詹事傅鼎銓等到城一日並引兵還城中獨姜太保在位助調兵食而已二月庚午得仁西征有胡澹者詣軍門說曰君侯擁精騎數十萬反清為明冠帶之倫莫不踴躍以望今下九江易如拉朽若乘破竹之勢以

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遂誅諸吏更旗幟播年號祭告陵寢騰檄山東中原必

聞風響應大河南北其誰為

清守此萬世一時也得仁異其言及破九江珍所鹵獲自部
送還以其謀質之聲桓坐客皆曰此上策也若西取武漢連
衡鄖襄與湖南何氏鼎足相望援此為中策萬一不然攻城
破邑所過不留重為流賊此為下策若待永[圖]至而後北伐
清兵猝至嬰城自守則無策也聲桓顧人龍曰策何宜從人
龍曰三策皆非也不聞[圖]王之事乎昔袁濠反江西以不備
贛州為贛撫王守仁所擒今高氏在贛奈何不慮聲桓心動
立議伐贛三月丙辰出師步騎舳舻水陸亘三日不絕使使
先賫冊印封高進庫進庫本無意鬪及見書怒曰金皇帝耶
乃來候我且永[圖]何在使者不能答遂勒兵出戰聲桓使副

將白朝佐禦之曰戰酣來助朝佐追奔數十里徑至城下而大軍不繼朝佐即收軍歸武昌高得復入城守相持七十日四月十八日

大兵復取九江南昌懼城內外皆走五月辛未

王師至石頭始議築城明日鐵騎滿西山矣天聲震野聲桓兄金成功約降全光殺之盡撤城外屋廬不及者焚之火光燭天報至贛州聲桓秘秘之徐引師還十九日與

清兵戰於北河敗之獲其大礮三遂全師入城郭天才屯於西岸六月二日得仁悉其精騎出攻壘兵未集

大兵橫出擊之大敗於七里街

王師雖勝而甚畏王名慮其襲之時夜驚曰王雒毛來也得

仁生而顯二毛故云越十餘日竟城守莫敢出大將軍譚泰
乃行營築土城掘濠溝驅所擄丁壯老弱助役遠伐山木發
塚斲棺以為濠底濇暑蒸濕死者無慮十餘萬又起浮橋三
所于章江廣袤七里章江故深險沒水置石下格上更累木
疊石以維舟當洄洑湍駛處死者數十萬當其在營新熬疲
疫死者亦十七八圍漸逼諸將先後各托請援逸去郭天才
五戰三勝見城中兵不出亦撤營遁而得仁方娶武都司女
為繼室錦騎溢路忽城外大礮飛震舉國狂走得仁驚自是
酒荒日甚聲桓嘆恨而已諸將佐問事百無一應惟責姜太
保號召四鄉義兵胡澹予太保書曰國中擁貔貅百萬不能
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自金氏入城腴剝富良誅鋤

貞烈宿怨遍四維矣夫載舊主稱宗國固忠臣義士風動之
資也今獨陳九思孤軍百戰卒未嘗通聘幣其受命隆武揭
司馬傳產事已厭其所為而去自餘不過羣盜假義名而行
刦耳以當北兵如振落葉雖萬衆何益且即義士如雲前見
者挫折如此而欲使為金王出死力其誰聽之相國處重關
不知所在白骨如邱陵人之不存兵於何有姜讀之嘿然宋
奎光憂之以死勸背城一戰終不省城中米斗六金有狂僧
自稱摩訶般若能以術解圍試之以米五斗給兵民自辰至
酉合城需足以為神共推為國師國師令城中皆唵摩訶般
若而縛葦炬數千人持一炬焚其端縱馬大呼敵即破矣得
仁覺其詐勒之則北來間也磔之是日並殺章于天罷姜太

保以軍事付全鳴時啟視公私倉庫皆盡矣或曰此厚訶般若所攝也城中斗米八十金乃殺人而食至父子夫婦相牽就屠百姓皆願出城一戰而金王終望外援不許民乃轉為大清耳目然全鳴時善守而王氏火器精悍復相持數月明年正月十九日

大兵以大礮擊城山谷皆震而城遂破姜太保死於偃家池聲桓衣其銀甲赴水死得仁欲突圍三出三人不得前擊殺數百人卒被殺餘皆俱死於亂兵金王起事凡八月卒無成而士民死者數百萬人或咎姜太保之不智云

通史曰金王庸妄人也迹其始事值亡國之隙假

新朝之威傳檄而定不折一矢宣其智力哉其後乘民之疑

擁強兵扼名城使用策士之謀席卷以出即未能震動中原而長江上下必且響應粵中中興之機未必非一會也乃因守孤城坐待滅亡嗚呼江漢之間民之殲於左闔者衆矣而其餘孽乃復假義名以荼苦之非其分野之妖氛耶吾獨怪姜太保者南渡名臣也亦不量其無成而與庸妄人共事即有智者獻謀奇士設策而惘惘不省悲夫

南疆逸史卷五十五

七

南疆逸史卷五十五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五十六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五十二

姦佞

馬士英

阮大鍼

楊文驄

劉承胤

馬吉翔

馬士英號瑤草貴陽人萬曆末進士天啟中以郎中出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遷陽和道副使崇禎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之官甫一月鎮守太監王坤奏其擅取公帑以充賂遺坐遣戍尋流寓南京與同年生阮大鍼相結甚懽大鍼

者魏黨也由是望愈輕周延儒再相大鉞首以起復要之延儒以為難則曰士英我友也先之可乎延儒許之十五年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光以失城逮治禮部侍郎王錫衮因薦士英延儒從中主之遂起兵部侍郎總督盧鳳等處軍務從戎籍起驟膺節越非其望也已乃知為大鉞所汲引愈德之在任擒誅叛將劉起悍禦流寇數有功甲申之變南京諸大臣會議立君未定而福王方至淮以金印償博進士英物色得之大鉞乃獻謀曰國方有難先立君者功高當今天下清議歸史君而君握重兵於外若不早圖將為人副莫若約黃得功劉良佐與之分功而招高傑劉澤清以佐之兵勢在我史君無能為也然後我與君左提右挈挾天子以令東南萬世

一時在此舉矣福王於序為最近何不先致意焉於是士英遣其私人謁王舟中具啟援立意發使諭四將皆許諾士英遂致書魏國公徐宏基言已傳諭將士奉福王且至南京亦使人約可法於浦口諸大臣倉卒不敢異議五月朔迎王監國未幾即大位改明年為宏光元年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如故士英聞大愠遂不待詔率重兵入朝方士英之貽書可法勸立王也可法答書言王有五不可士英以其書鈐以鳳督印而藏之士英入可法動受其制及議遣出鎮司禮太監韓贊周言於衆曰馬相公宏才大略堪任督師史相公鎮靜圖一居守可也士英辭曰余積苦兵間久矣無能為也史先生撫安慶久著奇績揚淮民仰若父母馬督

是師者非公而誰可法東西南北惟公所使吾豈敢愛頂踵
不以宣力乎可法既出土英即入閣輔政仍掌兵部事權震
中外尋論定策功加太子太師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九
月加少傅進建極殿十二月加少師明年二月加太保士英
為人庸鄙貪黷本無智略初攬大權亦未敢遽與正人倍也
自起用阮大鍼與廷臣相訾排由是兩人愈相比而亂政亟
行上以迎立故深德之始終委任以迄於亡南都初建閣部
皆宿德在位士英尚斂手而大鍼日夜謀起用士英亦欲引
以自助乃先令劉孔昭等攻吏部尚書張慎言去之士英遂
以大鍼知兵薦卒用中旨授兵部右侍郎大鍼既得志顯與
正人敵士英悅其附己也甘心焉左良玉在先朝已跋扈至

是遣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陞見日即面詰士英貪淫不法罪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上搖首不言澍出復具疏列士英十可斬上覽奏意頗動夜令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大懼佯引疾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向上泣曰當迎立時舉朝皆附潞藩非馬相公陛下不得有今日夫人有大功而負之不義且今廷臣孰肯為朝廷任事者馬公去陛下安得優遊自樂乎上嘿然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命澍還任然憾澍殊甚故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戍及家居又降張獻忠澍在湖廣持之急乃走京師以赤金女樂賂士英許許澍自効士英即復僑官削澍職己又募楚中尉朱盛濃言澍凌逼宗室立命逮

之謝遇良玉軍聲言諸將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林謝士英不
得已免逮謝由是與良玉有隙士英乃以迎立異議排姜曰
廣高宏圖呂大器卒與劉宗周徐石麟等俱去位士英愈無
所憚內倚中官田成張執中輩向上意旨外則與勲臣劉孔
昭朱國弼柳祚昌鎮將劉澤清劉良佐等相深結納而一聽
大鍼計有所舉行薦劾則大鍼主其謀令其黨上章而士英
承旨行之於是逆案諸人盡登啟事其死者亦予贈恤邪人
穢夫盡起用事責官鬻獄開助工事例令生童納金免試權
及酒酤賄賂公行政日濁亂矣方是時

大清已定鼎北京方議遣將下江南置吏山東河北四方警
報狎至士英恬不以為意身掌中樞無一語恢復事日以鋤

正人引兇黨為務初舉朝以起逆索蒞士英士英稍自屈大
鉞計之曰從逆諸臣自謂清流蓋攻之以闢其口士英欣然
因疏糾從逆光時亨周鍾項煜及鍾從兄鏞以諸人皆附東
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重賄入輒復其官
故張縉彥以本兵首從賊及逃歸即授總督時敏王國琦等
皆復故秩其刑賞顛倒如此

大清兵抵宿遷邳州未幾引還可法以聞士英見奏大笑謂
坐客楊士聰曰此史公為防河將士敘功賞資地耳歲且暮
所耗軍資例應稽察有違警則計部無以詰君以為獻誠至
耶高傑監軍衛膚文窺士英旨因論督師可罷士英喜即擢
膚文兵部右侍郎總督傑營士將以分其權時傑死軍無主

可法方駐徐州撫定其軍及朝旨用膚文將士怒皆去汎還大河不守

王師得長驅以進兵及偽太子事起都下沟沟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諸避馬阮入良玉軍者且具言太子冤說良玉引兵救太子除君側之惡良玉已心動會士英方裁左兵餉於是大憾發兵東下移檄遠近數士英罪京師大震士英乃遣阮大鍼劉孔昭率禁兵禦之而檄江北鎮將黃得功劉良佐等兵從之而西並詔可法將兵入衛可法言北騎日逼淮兵不可進寸步臣願身入良玉營勸之勤王俟其不聽擊之未晚士英以可法將與良玉合軍愈怒嚴旨責之廷臣有言請無撤江北軍者士英於上前厲聲叱曰吾知若輩皆

左黨耳左逆至則若輩富貴置我君臣於何地我置死於北
兵不可死於良玉於是淮徐遂無備

大兵徑渡遊旗至瓜儀可法急保揚州得功敗左兵士英方
遣使賁江上軍而揚州破

大兵逼京城矣士英不知所出其黨陰謀逆款上乃猝起幸
太平士英亦奉其母走浙江京城遂潰士英之逃也率黔兵
四百詐言衛太后駕緣道淫掠廣德知州趙景和閉門不納
士英攻殺之至杭州欲奉潞王監國王不聽已而浙東設守
士英將渡江謁魯王魯諸臣力拒之乃依方國安於嚴州欲
入閩閩亦不受國上上敗大鉞說之俱出降已又思為內應具
奏於閩閩亡得其奏斬於延平之黥溪灘貝勒曰我為天下

誅賊臣剝其皮而屍之

阮大鍼字圓海桐城人曾祖鸛嘉靖中為福建巡撫開倭寇之亂者也大鍼機敏猾賊有才藻始舉進士授行人擢戶部給事中以憂歸與同邑僉都御史左光斗善而趙南星高攀龍楊璉等鄙之以其躁妄使得志必敗國天啟四年大鍼當遷吏科僉議以京察方行大鍼不可任將用魏大中大鍼心恨陰結中璫得之自是附魏忠賢與其黨結為死友而仇視光斗等矣然畏東林攻己未一月遽請歸未幾汪文言獄起連殺璉光斗等六人又明年連攀龍等七人是時大鍼里居未與事也然對客則詡詡自矜其能謂我坐而運籌能殺人於千里欲使人畏己由是人皆指目謂魏奄之惡大鍼實導

之是年冬召為太常少卿其事忠賢也內甚親而外若遠之
每投刺輒厚賂閹人燬焉居數月復乞歸崇禎改元誅忠賢
大鉞草兩疏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東林崔魏並提而論謂
七年之中亂政者前為東林後乃崔魏也駁示楊維垣令審
時勢而奏之時維垣方與編修倪元璐相刺排指言東林之
邪不在魏黨下得大鉞劄大喜為投並論疏聞者咸切齒及
起光祿卿御史毛羽健即劾之以其頌美贊導列名逆案之
四等論贖徒為名民終莊烈帝世廢斥鬱鬱不得志然未嘗
一日忘仕宦也賂遺朝貴求所以湔刷者終無其術帝又明
察有以逆案薦者輒得罪大鉞無可奈何乃流寓南京治亭
臺園圃畜聲妓以自娛己聞流寇日熾上不次用人則招納

遊俠談兵說劍覲以邊才召禮部主事周鑑方家居讀書茅山間而惡之令復社諸名士移檄逐之曰此亂萌也留都重地豈可使奸徒煽惑大鉞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往來甚密周延儒再召大鉞輦金要之維揚頓首流涕曰大鉞已以身自託於公公奈何熟視大鉞之困阨而不一援手延儒曰嘻難也久之曰知交中誰與子最密也大鉞以士英對延儒曰然則吾起士英令士英轉薦子庶有濟延儒入閣即起士英總督鳳陽大鉞又與守備太監韓贊周甚暱京師亂中貴人南奔者大鉞因贊周遍結之大鉞既陰與士英謀立福王而恐王不知也則令羣奄交譽大鉞才以其演詞曲諸遽劇進宮中上固喜優樂已心識大鉞名而士英方柄

國乃以邊才薦且言諸臣定策之謀而大鉞啟焉其附璫也亦無實迹遂命大鉞冠帶陞見大鉞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並自白孤忠被陷皆由東林於是舉朝大譁大學士姜曰廣高宏圖持其章乞下九卿科道集議侍郎呂大器大僕少卿萬元吉府丞郭維經大理丞詹兆恆給事中羅萬象陳子龍御史陳良弼王孫蕃米壽圖周元泰左光先郎中尹民興懷遠侯常延齡等並言先帝欽定逆案不可擅改大鉞逆案巨魁必不可召士英為大鉞奏辨而歷詆曰廣等居月餘竟以中旨起大鉞兵部添註左侍郎左都御史劉宗周言魏璫之毒大鉞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大鉞進還實係江左興亡之機成命不聽尋命

巡閱江防明年二月進本部尚書大鉞既得志專務報復盡
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陞郭如闇周昌晉虞大復徐復揚陳以
瑞吳孔嘉等布列要路為之羽翼而以所善張孫振袁宏勛
劉光斗等置言路為爪牙橫制朝政乃斥逐曰廣宗周以下
諸正人劾周鏌雷縉祚殺之朝端側目惟所欲為矣會有狂
大僧悲妄稱王捕得下詔獄大鉞與孫振謀曰假此誅清流
一網可盡也今大悲稱引史可法輩數十人指以將擁戴潞
王書諸臣姓名納大悲袖中至獄時而出之因造十八羅漢
五十三參之目海內人望無不備列錢謙益先己入其黨上
疏頌士英功德且為大鉞訟冤脩好矣大鉞憾不釋而列焉
獄詞說秘朝士皆自危而上不欲興大獄士英亦難之乃第

誅大悲而止大鉞雖以知兵薦顧問以軍事范如也一切邊
警悉寢不奏而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為文選濁亂銓政
以賄為遲速高下清卿要要秩皆有定價再舉考選所擢給
事御史悉其私人嘗欲罷撫按糾薦令輸金於官糾者免薦
者予其謬誕如此江西副將陳麟鄧林奇以功當為總兵大
鉞徵其賄萬三千金不得終不給勅印諸白丁隸役輸重賄
立躋大帥都人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初士英本
德大鉞故排羣議而起之所言無不從及大鉞勢盛則結內
奄徑取中旨勢且陵其上吏部尚書缺士英欲用張國維而
大鉞先以授張捷士英愕然良久浸畏大鉞矣或曰今海內
萌離瞻烏未定明公何苦乃爾大鉞曰古人不云乎日暮途

遠吾故例行而逆施之左兵內犯黃得功率師入援大鉞與
劉孔昭等羅拜之得功曰拒寇吾職也諸君何為若此乎得
功再敗左兵大鉞以為指使功再賜銀幣與朱大典俱加太
子太保越日而上幸太平大鉞入見舟中上思幸浙命朱大
典先行治兵大鉞因隨之入金華大典留與治軍事士民知
者復檄逐之乃送方國安軍士英先已在頗悔用大鉞以敗
國而已亦流離無所容也相與齟齬大鉞乃陰通款於
大軍為之間諜明年

王師渡錢塘大鉞至江干迎降先是貝勒出京內院馮銓已
先薦大鉞才及是召見大鉞甚款洽大鉞乃招士英國安俱
出降而請前驅破金華以自効時

大兵所過野無青草諸帥無所得食大鉞出私財預飭廚傳
所至羅列肥鮮邀諸帥通飲之諸帥訝其具也則應曰吾之
用兵不測亦如此矣駐帳則執版唱歌以侑酒日厯諸帳人
人交歡以為常從攻仙霞關既抵關舍馬疾步上嶺從者聞
其大呼雷公宥我頃之僵仆在上已死矣空山無所得棺三
日後以門扉往舁之則潰爛垂出矣夫續祚未必為崇然思
誅之必也大鉞無于京城之潰也百姓聚焚士英大鉞廬舍
大鉞歌姬甚盛皆為人所掠云

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萬曆末舉於鄉崇禎時官江甯知縣
御史詹兆恆劾其貪污方待訊而國變文驄娶士英女弟士
英之議立福王也遣其甥鼎卿先往告王王時流竄困甚侍

衛蕭條布袍革帶資用乏絕鼎卿既見致士英意卽市酒餽與王酣飲王大樂與定布衣交既卽位授錦衣衛指揮士英因起文驄兵部主事厯員外郎郎中督監軍京口文驄薄有文藻頗善筆劄性好結客既得志愈益發舒諸有求於士英者多緣文驄以進公卿日滿其座其為人豪傑俠自喜推獎名士以自附於聲氣士亦以此稱焉鼎卿日愈寵倖近臣莫二其所奏請立獲俞旨雖士英不逮也以故父子氣焰赫然一時半載中鼎卿官至都督而又驄亦遷兵備副使分巡常鎮二府監大將鄭鴻達鄭彩軍文驄移駐金山扼江而守築長垣以蔽礮石及

大兵臨江文驄還軍與鴻達等軍並列南岸隔江相持

大兵編竹木為筏縛葦為人持戈執燈黑夜亂流以渡南岸不知礮石叢發厥明視之筏多碎空無人以為果礮敵也日奏捷至士英大喜以是恬不為備初九日大霧彌江

大兵乘霧潛濟舟已泊岸諸軍相顧驚駭文驄倉惶列陣甘露寺前

大兵畢登岸以鐵騎馳之悉潰走文驄率所部南還五日至蘇州聞南京失守豫王所遣安撫使黃家鼎且至蘇州吏民迎入城次日文驄令士卒為雜門役中猝起斬家鼎首以徇蘇之紳士方謀起兵已知為文驄軍至也大悅然文驄度蘇州不能守取庫金二十萬移軍入浙初隆武帝之自鳳陽得出也至鎮江與文驄遇相與交好及是帝至杭州使其子鼎

卿上謁帝喜曰吾故人也帝入闕嗣位遣使奉表稱賀鴻遠
又復推引之乃拜文驄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
務令駐軍處州恢復南京加鼎卿太子太保手詔獎其父子
擬以大小耿士英敗國所至不容將因鼎卿以入閩鼎卿乃
先上言稱引士英言士英遇難不忘國勸已舉兵陰扶社稷
並言魯王監國非正己不受敕印帝並手詔褒之及

大兵渡錢塘文驄與魯王大學士田仰同遁至山島中軍士
尚萬人無何與仰同遣卒載幣帛獻貝勒於道迎降貝勒受
田幣而殺楊使者明日閱其兵令田兵居左楊兵居右各釋
兵械驅田兵出以鐵騎圍楊兵而殲焉文驄父子皆死其監
紀孫臨亦不屈死臨字式公桐城諸生兵部侍郎晉之弟為

人舉止風流文采動人後避難台州文驄招之入幕奏為職方主事遂與同難

劉承胤南京市人也有膂力酗酒無賴自號劉鐵棍應募為兵從征蠻獠累功至副總兵宏光既立何騰蛟總督楚中奏為總兵官令鎮武岡承胤本不知兵性剛愎以劉鐵棍之名動遠近騰蛟亦誤信之與為姻丙戌七月隆武封為定蠻伯愈驕蹇自恣兵科龔善選以冊封李赤心還過武岡承胤令兵辱之丁亥春正月李成棟陷肇慶永_○帝入桂林是時孫可望方自蜀潰入貴州而丁魁楚敗於岑溪見殺樂平亦不守桂林大恐會承胤兵至全州見疏迎駕司禮監王坤請上幸其營既入衛即劾王坤為弄權於梁中毆兵科劉堯珍以

其譏訕大僕寺鄭達元達元承胤戚也錦衣衛指揮張同敞與御史傅作霖質之曰爾來迎駕而屢辱朝紳何也承胤不悅既見上倨侮無人臣禮御史瞿暘豐劾之次日承胤至朝謂御都史楊喬然曰汝為憲長而言官輕率妄言汝不能禁何以表率以拳揮之喬然怒與之爭至裂官帶衆救之乃解喬然鳴豐具疏請罪杜門不出承胤乃分三千人援桂林自奉上幸武岡以岷府為行宮進封武岡侯承胤請封錦衣衛指揮馬吉翔郭承昊嚴雲從皆為伯薦其姻鄭達元為兵部右侍郎以劉遠生為太僕寺卿劉湘客為右諭德主事劉鼎為御史萃士劉魯生為編修四人皆以劉姓與承胤為兄弟者也故得擢承胤自恃兵盛挾制朝廷驕橫日甚而羣臣畏

其剛暴爭詔之以自固文章頌功德乃封興國公加上柱國
賜上方劍蟒玉督師大學士何騰蛟聞承膚之專恣也怒承
膚向為騰蛟部將趨走麾下至是挾上以自重忌騰蛟威權
出己上思奪其兵柄請改騰蛟戶部尚書專理糧餉上不許
會騰蛟朝行在承膚遣人諷騰蛟繳督師敕印騰蛟不可承
膚自至索之騰蛟曰豈有旨耶此何事可以私授承膚曰今
督師非我莫能為也騰蛟曰吾所統諸將惟張先壁最弱汝
尚不能制何況郝永忠諸人耶汝能制先壁則我且讓汝承
膚語塞而還乃伏千騎於道中將俟其行殺之騰蛟偵知之
請於上以趙印選胡一青兩營為督標既而辭朝上賜金幣
敕廷臣郊餞騰蛟稱疾不行駐城外荒寺忽一日率兩營夜

發盡殲其伏騎承胤諱之不敢言而張先壁方自江西潰入
楚駐兵武岡不去承胤出與戰屢敗相持月餘上遣兵部主
事龍之沐持節往解之先壁乃還駐沅州七月督師堵胤錫
疏劾承胤請率高李諸將營出江西承胤始懼請上加胤錫
兵部尚書賜上方劍以慰之上乃召商邱伯侯性入衛先是
性以左都督開藩古坭承胤啣其不附已誣以通款李成棟
將召而殺之而性方大破李兵於大藤峽口捷聞並上成棟
誘降書上大喜立封商邱伯賈性聖皇太后賜其母田氏珠
冠鳳袍內侍李國泰囑使者曰太母親解所御袍勿落他人
手田氏得之心動捫袍帶得寸絨曰承胤惡甚操卓朕母子
日坐湯火卿其念之田氏慟哭趨性將兵入衛八月

大兵破常德留守瞿式耜請駕還桂林上召承胤問之承胤
茫然無以應但曰我兵衆必不敢至越數日警報疊至承胤
密議奉款上覺之與大學士吳柄議由古坭走柳州丙戌承
胤挾岷王出降馬吉翔謝復榮奉上及兩宮斬關出復榮請
上疾馳而身以五百騎斷後力戰偕死追兵益急鳴鏑相聞
會侯性兵奄至奉上次靖州乃得免於難承胤既降移之武
昌十一月其部將陳友龍叛主帥疑承胤與之通謀明年四
月以兵圍其營盡誅之數萬人無一免者

馬吉翔北京市人也

綏梁云四川

性便黠巧佞粗通文墨往來

內侍門下得其歡心高起潛出為監軍吉翔隨至軍授都司
起潛之惡皆吉翔啟之後調守廣東乙酉思文帝在閩吉翔

部送粵餉赴行在自陳本錦衣世職遂陞錦衣衛僉書時典
籍最佚莫之攷也奉使楚中詣附諸將軍功奏報必竄名其
中累陞安東副總兵官粵中立國又營求諸勲戚附擁戴功
陞指揮使內交宦暨外結諸鎮因得在上左右劉承胤之奉
上至武岡也吉翔復附之承胤請封吉翔為伯御史毛壽登
曰金吾非邊鎮比也且吉翔無矢石功何得驟進五等吉翔
怒疑出劉湘客指也遣飛語以激怒承胤請於上將廷杖壽
登湘客以廷臣申救而止及八月武岡破承胤降吉翔奉上
出幸靖州十二月上自象州欲往南甯兵戈充斥道路荒阻
文武諸臣皆微服行吉翔傍御舟褰裳涉水挽漕上下上見
之渾涕卒與嚴起恆扈駕溯十八灘還桂林流離艱苦風雨

不避取為小勤以媚於上上愛之進封文安侯入內閣掌絲綸房事尚司票擬雖瞿式耜不能比其親信也庚寅正月庚關失守上倉卒幸梧州命吉翔與李元膺留守肇慶四月督兵與陳邦傳援廣州駐山三水觀望不敢進九月與

大兵戰於清遠峽敗績元膺奔於行在十一月廣州破上幸南園吉翔乘礮船至三水追至上所礮船吉翔所獻以備緩急者也時百官奔走者饑凍無人色吉翔獻四千金以供賜給吉翔厯事既久結納日侍媚入宮禁凡內庭舉動必預知之先意迎合於是上及太后皆深信之以為忠勤命掌戎政不知特諂諛之才耳其心叵測也及孫可望既入雲南揚畏知勸之勤王可望回以兵威遠制朝廷協王封廷議久不許

可望乃遣總兵曹延生胡正國率兵六百人至南圖名為入
衛實同朝廷動靜吉翔已通款可望私謂管營勇衛營內監
胤天壽曰今朝廷日微而秦王勢愈隆甚殆天啟也我輩早
自結納富貴可延蓋與延生正國結兄弟歡彼秦王腹心也
天壽然之強與二人盟盟畢吉翔曰秦王功德兼隆天命已
歸我意欲令主上行授禪事兩公為我先達誠乎延生正國
雖武人性實忠義聞之愕然曰此國家大事公何易言且我
軍官也軍事得啟之其他不敢聞命吉翔天壽乃私啟可望
可望知中外人心未服亦未之許也而延生正國素善大學
士吳貞毓具以吉翔言告之且曰公大臣也安危係焉宜勸
上駐廣西境係屬人心號召遠近以阻奸謀吉翔偵知其語

報可望曰事且成而為貞毓所阻壬辰二月可望遣兵迎駕至黔改安隆所為安龍府居之安龍在萬山中羣蠻雜處俗荒陋市物無所得茅茨土庫文武隨從者四五十人而已而可望自居貴州省城造宮殿設百官挾制朝廷不順者殺之吉翔愈益附可望憚貞毓之正陰嗾其黨冷孟祚吳象鉉方祚亨文章劾貞毓欲去之賴上素知其忠奏寢不行吉翔乃欲假可望令以內外事專委己與天壽羣臣不敢不聽聽則受禪事兩人可主也而難於宣示中外令相應遣其門生郭璘說武選司主事胡士瑞曰主上大勢去矣公等遲留無非為爵祿地耳惟智者能先時夫棄危主輔新朝先時之道也愚觀天命已歸秦王秦王甚重馬公以大事任屬之公宣布

此意於在廷上下協和行授禪事擁戴之勛非公而誰士瑞
厲聲叱曰汝病狂喪心欺妄朝廷遂謂士大夫無人耶璘慙
而還郎中古其品者善畫有名吉翔復遣璘持白綾令畫堯
舜禪受圖其品恕不肯吉翔報可望可望鎖其品去杖殺之
六月可望劄諭天壽吉翔令掌內外機務如吉翔指中外惶
懼給事中徐極員外郎林青陽蔡紬主事胡士瑞張鐫相謂
曰二人曩在楚粵竊弄威柄致鑒輿播遷今不悔禍外附賊
臣一人孤立百爾寒心我輩畏縮不言將莽操之禍生於旦
夕各具疏劾之章三上二人奸始露上大怒欲究治之二人
懼入宮求太后得免由是深怨極等欲以事誅之矣上寢不
能堪私與貞毓等議將召李定國入衛密具敕遣使諭定國

畏吉翔知之遣往祭興陵因留守南園吉翔已疑聞其事未
審也會劉議新自定國營至南園不知吉翔之不與謀具以
告吉翔大驚遣其弟雄飛疾報可望可望大怒甲午正月遣
鄭國至南園即訊吉翔徐極等知事露復交章劾吉翔天壽
乞上所誅速以絕奸萌天壽懼與馬雄飛奔見可望具言與
謀者姓氏而十八人之獄成矣語在吳貞毓傳方獄之急也
鄭國至行朝擒十八人者酷刑訊之吉翔以頭觸貞毓者再
以其幼女賂鄭國為妾鄭國留宿二夕而還之明年可望所
襲定國者敗於歸朝土司定國疾驅安龍丙申三月扈駕入
雲南命靳統武執吉翔及其家屬數十人將奉詔誅之吉翔
日夜詣統武及定國所親信金維新龔銘兩人悅言於定國

稱吉翔之才為之訟寃定國召見吉翔吉翔頓首盛稱定國
功高千古無兩諫之不容口定國武人慙直聞其言則大喜
而維新銘又交口譽之且曰吉翔朝廷舊人今既歸誠若在
閣必與我相應定國以為然薦吉翔入閣辦事吉翔外挾定
國勢以制朝廷內假朝廷寵以動晉王於是內外大權復歸
吉翔上亦無如之何矣明年丁酉八月可望反大出師攻雲
南其下叛之與定國戰而敗走長沙降於洪承疇定國上疏
請贈諡十八人者立廟安龍而昔日與事未死諸臣周官裴
廷謨許詔亮金簡等復劾吉翔然吉翔新與金維新明比竊
政定國聽其盡惑奸黨布列識者知國事不可為矣其明年
戊戌孫可望導

大兵入雲南定國不能禦己亥二月上發永昌將入緬甸時
危駕者惟勅統武兵而將軍楊武馳言追兵且逼吉翔輜重
甚盛慮為所劫促駕即行羣臣妻子不及顧貴人宮嬪相失
者大半惟吉翔之資裝無所損至緬界緬人請從者釋兵器
沐天波不可吉翔即傳令釋之由是為緬人所制上在并亘
緬人供奉日衰天波將奉上走戶臘撤孟良諸地吉翔復持
之而止緬人忌外兵之迎駕者吉翔即與守關官敕曰朕已
航海入閩有官兵至即殺之內外隔絕勢愈困矣其秋上病
足日呻吟而諸臣日縱飲中秋之夕吉翔與內侍李國泰飲
王皇親家召伶人黎應祥使歌應祥泣曰今何時而尚為此
樂乎且此去宮門不遠上體不安宜宜驚動吉翔以其語切

鞭之時諸大臣多短衣跣足入緬婦市中席地謔笑蔬果至則纂取之緬人相謂曰天朝大臣重動如此安得不亡九月緬人進稻命給從官之貧者吉翔私之都督鄧凱署之於朝曰老賊生死未知尚欲營私圖升斗利耶吉翔令僕仆之傷足三年不能起因得免咒水之難其明年庚子定國白文選屢敗緬兵吉翔慮出險後諸臣攻其短也請陞擢以牢籠之於是營求者紛紛不得則至銓堂肆罵吏部尚書鄧士廉尤諂事吉翔以冀他日入相久之諸臣困乏有三日不舉火者吉翔擁厚貲不肯給請於上上無以應乃擲皇帝之寶於其地吉翔取而碎之以給諸臣鄧凱獨泣而不受私歎曰不祥也其明年定國愈進兵攻緬緬酋長弒兄自立遣人邀諸臣

往飲咒水吉翔令盡行至則圍而殺之自松滋王而下凡四十二人吉翔與焉十二月緬人送上如

大軍明年壬寅四月蒙難明自此遂亡

逸史曰甚哉世之否也人材遠不逮古非獨君子避焉即小人亦避之矣何則古之奸回敗國者皆智術深險財略橫出雖明君察相往往受其熒惑而不之悟其行事亦足以愚一時士大夫者如唐宋之李林甫盧杞蔡京蔡攸之徒是已今自士英大鉞以下諸人直庸鄙淺陋狙獍之夫耳遭逢亂世挾柔闇之主嗜財貪勢樹怨叢詬昏蔽瞽眩甘心禍敗非有能剗制奸雄籠牢材智之術也故林甫能制祿山而馬阮不能駕四鎮蔡攸能和金人而馬阮不能弭

天討即其同文之獄黨人之碑彼能生殺惟己而此不能治
一黃澍反令馳檄入討也及夫內寇外警烽火日逼三尺童
子亦知亡在旦夕而廟堂猶泄泄焉賞功拜爵宴然自娛至
魚爛土崩身家俱隕而後己承庸吉翔愈鄙下不足言悲夫
彼固庸奴也而親之信之以國事委之者又何人哉然則後
之小人固李蔡之徒所不屑與為伍者也

南疆逸史卷五十六終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